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赴外心得

醫學系六年級 謝宜穎

正值楓葉轉紅的旅遊旺季，我很幸運的選在東京全年最舒服的季節來到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實習。



圖說：日光-德川家康埋葬地-路上正逐漸轉紅的楓葉

選擇這所學校其實本非初衷，修過一學期的日文一，但仍舊毫無懸念的在報名表單上勾了日文能力 poor 的我，因為種種考量而選擇了這所偏小型卻是全東京除東京大學附設醫院外唯二的公家醫院。

儘管東京醫科齒科大學(TMDU)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一所純齒科大學，但其實這所有 72 年歷史的學校，醫學系在牙醫系成立後的一年便成立且有很完整的醫學院、附設醫院系統，此外，在日本特有的選科制度導致的科別分歧的狀況下，東京醫科齒科仍能保有很完善的專科制度，在東京醫科

齒科大學唯一的一名感染科醫師曾經感慨的告訴我，很多醫院因為沒有感染科專科醫師，直接把感染科的科部給刪除了。

這次的實習我選擇了 Critical care(ICU)及 Urology 兩個科部，在申請的過程中受了不少台大醫學系辦公室以及對方國際交換部門的幫助，也使整個交換過程都非常順利。TMDU 的 ICU 系統是非常有條理的，每天早上 8:15 的晨會，由 ICU 專業團隊一起一個一個病人從病史、active problem、追蹤影像和 lab data 及 plan 詳細討論，並且在護理站上有一個各科專科醫生來訪的時間表，每 15 分鐘一班。

然而 TMDU 的 ICU 相對台大真的是非常小型，總計只有 ICU 12 床及 S-ICU8 床，以一棟總床數 1200 逾床的醫院而言，這樣的 ICU 床數依舊是非常少的，所以在這裡有一個特別且他們也正努力對外推行的制度-RRS (Rapid Response System)。RRS 顧名思義，便是一個能使 ICU 時時掌控整棟醫院可能收入住院的「潛在名單」的系統，流程大致是這樣的，每天會由 ICU 輪班醫師將整棟醫院的病房跑遍，追蹤預期或有病況惡化的風險的病人的狀況，並適時做出評論以及追蹤名單的調整，如此可以達到的好處有三，其一是可以使 ICU 提前過濾不需要入院的病人，舉例來說，一名末期肺癌病人因呼吸困難入院，可預期依照末期癌症的病程隨時都有狀況惡化的可能，ICU 專科醫師便有時間和病人及病人家屬討論若惡化是否應轉 ICU 或進入安寧緩和醫療；其二是可以使 ICU 醫師們在病人轉進 ICU 時快速的 get 到病人狀況，畢竟大部分這樣的病人都有很複雜且很長的病史，可以說 RRS 系統讓 ICU 醫師有「預習」的機會；其三是促進醫病溝通，在病人還沒惡化時 ICU 可促成專科醫師和病人方進行預後的討論會議，使病人和家屬能更清楚了解病況及未來的可能病程。然而這個系統有個很大的問題便是人力和執行時間很難縮減，RRS 執行時有一個重要步驟是「ICU 的醫生必須跑遍整棟醫院」，當時我參與的一次活動我們便跑了 2.5 個小時，若是更大型的醫院像台大一樣有多棟，那人力和時間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ICU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他們科部網站的人員介紹上，除了各個人員的姓名、專業和研究以外，還多了一項是「關於自己的一句話」，有的人寫了一本正經地自己的願景，也有人指是很瀟灑的留了一句「我最喜歡睡覺了！」看到這句話真的是在內心中也跟著嘶吼著「我也是呢！」



圖說：歡迎會上聊到 Twice 在日本好像也很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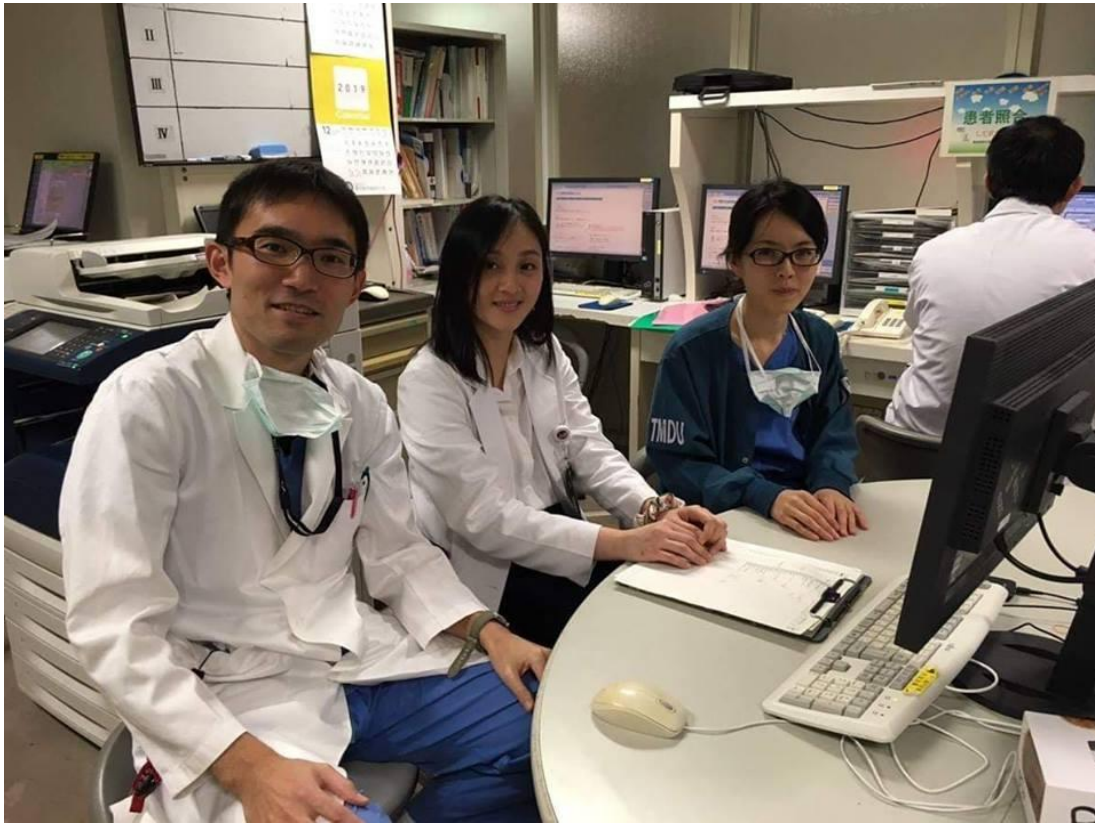


圖說：最後一天 Case presentation 完後與 ICU 的醫生及醫學生們合照

第二個科別則是泌尿科。當初選擇泌尿科除了個人興趣也考量到在語言不通的狀況下，去刀房看刀應該是最沒有語言隔閡的一項活動了!沒想到運氣很好的遇到一名台日混血的住院醫師，竟然連語言的問題都解決了!在泌尿科，我不僅有機會刷手上刀，縫了 subcutaneous suture，也操作了達文西模擬器(我這才知道原來上課老師形容達文西像在打電動是真的!!從最基本的鏡頭控制、手臂操作、按鍵操作等等的基礎練習直到實際模擬手術過程燒血管、綁線等等的練習都有，真的就是一台超高級的手術模擬遊戲機)。比較特別的是在日本，子宮脫垂術是由泌尿科負責而非婦產科，所以泌尿科的領域在日本是更廣的。此外，我也參與了醫學生的教學活動，其中一堂讓我印象深刻的課是 foley 課程。日本導尿管置入不需要鋪洞巾也不需要 10 幾個無菌步驟，但是需要如右圖般兩個人一起操作，一人放 foley 一人拉著另一頭防止 foley 碰觸有菌區。此外，foley 和抽血在他們大五大六的學生是不能操作的，想到自己在台大都有機會操作實在覺得滿幸運的。



圖說：在日本 On Foley 是兩個人一起合作的事情



圖說：和泌尿科 team 的合照

和當地學生的相處之下我也有機會一窺當地大四學生的研究發表會，在 TMDU 非常注重臨床研究，故他們整個大四都提供學生出國交換進行短期研究的機會，並要求每位學生在大四結束前進行成果發表會，所以他們的學生在畢業前幾乎每位都有臨床研究的經驗，這是和我們台大很不一樣的部分。

在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實習的一個月非常充實，而我想最困難的還是語言的部分。在日本從醫學名詞到病歷系統和藥名都是日文，很多時候我們的溝通都需要透過 google translate，然而其實很多時候打出來了看到漢字十之八九意思也猜出來了！另外，儘管大家都說日本的英文差，但其實當地的學生和老師其實英文都不錯，當時我在 ICU 用全英文報告 case presentation 時，當地的學生也都能很快速的 catch 到我的內容，儘管我因為緊張語速很

快也仍舊沒有混亂，所以我想這個留言應該是破解了吧!在 TMDU 的見習中真的是大開了眼界，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再去別的地方見習，以閱歷世界其他角落不同的醫學生態！



圖說：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附屬醫院門口的匾額